

论语 孟子 老子 庄子 韩非子 管子 墨子 孙子兵法 孙臆兵法 吴子 尉缭子 鬼谷子 晏子春秋 列子 吕氏春秋 商君书

梦溪笔谈

慎子 尹文子 公孙龙子 人物志 淮南子 论衡 盐铁论 潜夫论 风俗通义 荀子 山海经 搜神记 博物志 世说新语 抱朴子·内篇 传习录 近思录

文白对照全译诸子百家集成

梦溪笔谈

北宋·沈括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导 读	(1)
自 序	(4)
自 志	(4)

卷 一

故事一	(7)
-----------	-------

卷 二

故事二	(18)
-----------	--------

卷 三

辩证一	(22)
-----------	--------

卷 四

辩证二	(34)
-----------	--------

卷 五

乐律一	(40)
-----------	--------

卷 六

乐律二	(60)
-----------	--------

卷 七

象数一	(64)
斗建和岁差	(71)

卷 八

象数二	(87)
-----------	--------

卷 九

人事一 (93)

卷 十

人事二 (111)

卷十一

官政一 (115)

卷十二

官政二 (127)

卷十三

权 智 (136)

卷十四

艺文一 (147)

卷十五

艺文二 (154)

卷十六

艺文三 (161)

卷十七

书 画 (163)

卷十八

技 艺 (172)

卷十九

器 用 (186)

卷二十

神奇 (193)

卷二十一

异事 (206)

卷二十二

谬误 (220)

卷二十三

讥谑 (225)

卷二十四

杂志一 (231)

卷二十五

杂志二 (243)

卷二十六

药议 (260)

补笔谈卷一

故事 (271)

辩证 (273)

乐律 (281)

补笔谈卷二

象数 (289)

官政 (299)

权智 (301)

艺文 (305)

器用 (307)

补笔谈卷三

异 事	(311)
杂 志	(312)
药 议	(320)
续笔谈十一篇	(331)

导 读

《梦溪笔谈》是一部成书于北宋的笔记体著作，北宋沈括著。

沈括（1031—1095），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从事政治活动，是北宋中期文武兼备的著名大臣；同时他致力于科学研究，在很多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他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多才多艺的大学者，杰出的科学家，生平著作甚丰。但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只有这部负有盛名的《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原书26卷，另有《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总数为30卷。全书分为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等17个门类，内容包括天文、历法、气象、数学、地质、地理、物理、生物、化学、医药、工程建设、工艺技术、语言文字、文学、卜筮、史学、音乐、舞蹈、美术等等，以致朝廷掌故、街谈巷语、异说奇闻，可谓包罗万象，兼收并蓄。

《梦溪笔谈》一书最突出的贡献是有关自然科学的内容。

《梦溪笔谈》中数学方面虽仅有三条：隙积术和会圆术、增减法和棋局都数，但条条都有独到的见解。沈括首创了“隙积术”，奠定了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的基础。会圆术给出了弓形的弦、矢和弧长之间的近似公式，其中包含有“拆圆”与“复圆”的辩证思想。沈括是我国数学史上由弦、矢给出弧长公式的一个人。增减法中记载了“增减”速算法，是后来珠算中归除法的前身，为从筹算法过渡到珠算搭起了一座桥梁。棋局都数是指国棋盘纵横各19路，共361次重复排列为361局，这就是全部可能出现的局数，同时还提供了多种计算方法。不仅如此，沈括在计算中还不自觉地运用了指数定律，远在900年前，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

《梦溪笔谈》中关于物理学方面的内容相当丰富，涉及到力学、声学、电学、磁学和光学等方面。书中记述了宋代木工喻皓建造斜塔以及有关约束与构架的力学知识。并记载了声的共振实验——纸人跳舞实验；还研究了共振在军事上的应用，指出“虚能纳声”。光学知识的记载主要有针孔成像、凹面镜、凸面镜的成像规律并生动形象地说明了焦点、焦距、正像、倒像等问题，并对

西汉透光镜的原理提出了颇有价值的看法，还解释了虹和海市蜃楼等自然现象。沈括还是世界上最先发现磁偏角的人。《梦溪笔谈》还记载了雷电对各种物质的不同作用，一家遭雷击后，宝刀银器等都熔化了，而草木无一毁坏，剑熔了而鞘不焚等现象。

化学方面，《梦溪笔谈》第一次使用石油一词，记录和叙述了石油的名称、产地、开采、利用及其性能，说明可以用石油碳墨代替松烟制墨。还记载了各地食盐的生产情况，叙述了“益南风”现象。他细致入微地研究了矿物结晶，从大阴玄精（龟背石）的研究中，阐明了矿物晶体的比较和鉴别方法，把晶体的形状、颜色、加热失去结晶水的变化和潮解性等，作为鉴别晶体的根据。沈括曾亲自到现场观察，并在书中记载了湿法的烹胆矾成铜法——用铁锅烹胆矾，时间久了，铁锅就变成了铜锅，并由此说明物质间是可以转化的。对于古代的炼丹术，书中采取分析的态度，记载了有人误服丹砂而死亡的现象，得出大毒和大善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化的结论。并记载了化学发光和生物发光两种自然现象。

《梦溪笔谈》中天文学方面的记载尤显精彩，沈括本人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甚有创见，曾任司天监提举之职。任职期间为了彻底改历，研究过岁差，并用这一概念分析了许多天文现象，对浑天仪、漏壶和日晷等天文观测仪器作过精心的研究和改进，对日、月、五星的运行规律进行了探讨，首介科学的“十二气历”，这些在《梦溪笔谈》中皆有记载。另外沈括还记载了治平元年（1064年）铁陨星坠地的情景。

沈括对地学，包括地质、地理、地貌、地震、气象等各个方面都有贡献。《梦溪笔谈》对海陆变迁、流水侵蚀、古生物化石、矿物知识和地震等都有大量记载。他根据太行山的螺蚌化石和河流侵蚀与沉积作用，在世界上最早提出海陆变迁、流水侵蚀地形原理，他经过对温州雁荡山和西北黄土高原地形的观察研究，提出了流水的侵蚀作用是形成雁荡山诸峰的原因，他还从延州“竹笋”的古生物化石推测当地的气象变迁。在考察河北定州时，亲自观察边境地势，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用面糊和木料精心编绘了一套“天下州县图”。《梦溪笔谈》中还记录了登州山的地震情况、东南江湖地区劳动人民预测大风的经验，对风、雷、雨、雹、霜、旱、龙卷风都有真实的记载。

《梦溪笔谈》关于生物学的记载，也有丰富的内容，仅就有关动、植物，尤其是药用植物等的记载就有数十条。沈括南北奔波，几乎踏遍了祖国的山川，在出使契丹途中，发现了北方的跳鼠，并捕回数只观察；第一个记录了跳鼠的形态。书中还记载了南海壳质精致如白玉的车渠、东南沿海有毒的海豚、长江三峡捕鱼的鸬鹚、流水和止水中鲫鱼背鳞的不同、防蠹虫的芸香、用以改

字的雌黄以及鳄鱼、海狮、两头蛇等等。

在工程技术方面，沈括主要总结了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和实践经验。书中关于毕昇活字印刷术的记载，是我国惟一的原始资料。他还记载了建筑师喻皓及他所撰的《木经》和梵天寺木塔的制造、水工高超巧合龙门的三节压埽法、调节水位的复闸、水乡陆途的长堤等技术。

此外，《梦溪笔谈》中还包括有丰富的历史资料，以及音乐、美术、语言文学知识等。总之，《梦溪笔谈》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反映了当时最新的科技成就，记录了沈括一生的科学活动与研究成果，以及军政生涯的行踪所至、亲身经历与感想。它一问世，便受到人们的重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我们研究我国古代及北宋时期的科学成就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自序

予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从。思平日与客言者，时纪一事于笔，则若有所晤言，萧然移日，所与谈者，惟笔砚而已，谓之《笔谈》。圣谟国政，及事近宫省，皆不敢私纪。至于系当日士大夫毁誉者，虽善亦不欲书，非止不言人恶而已。所录惟山间木荫，率意谈噱，不系人之利害者；下至闾巷之言，靡所不有。亦有得于传闻者，其间不能无缺谬。以之为言，则甚卑，以予为无意于言可也。

我回到山林田野，深居简出不再与朋友往来。想起平日里与客人谈论的事情，不时拿起笔来记下一件，就像同客人当面交谈似的，静静地度过了一段时间，我交谈的对象，只是笔砚罢了，所以叫做《笔谈》。朝廷的决策、国家的大事，以及涉及宫廷官署的事情，我都不敢私自记述。至于关系到当今士大夫毁誉的事，即使是好的方面也不想写它，并非只是不说别人的缺点罢了。我记下来的只是山野间树荫下，随意谈笑，不牵涉到别人的利害的事；一直到街谈巷议，无所不有。也有从传闻听来的情况，其中不一定没有缺漏错误。把这一些当作一种言论就太算不了什么，就当我对于著书立说的事没什么用意也就可以了。

自志

翁年三十许时，尝梦至一处，登小山，花木如覆锦，山之下有水，澄澈极目，而乔木翳其上。梦中乐之，将谋居焉。自尔岁一再或三四梦至其处，习之如平生之游。后十余年，翁谪守宣城，有道人无外，谓京口山川之胜，邑之人有圆求售者，及翁以钱三十万

老头我三十来岁时，曾在梦中到了一个地方，登上小山，花草树木如同覆盖着织锦一样，山下面有水，清澈得能看到底，而它的上方有高大的树木遮蔽着。我在梦中喜欢这个地方，想要住到这里。从那年以来一两或三四次做梦到了那个地方，熟悉得好像平生游历过一样。过了十多年，老头我被贬到宣城做太守，那里有个道人无外，介绍京口山河的美景，说县里有人寻访愿买下一块

得之，然未知園之何在。又后六年，翁坐边议滴废，乃庐于浔阳之鬲斗洞，为庐山之游以终身焉。

元祐元年，道京口，登道人所置之園，恍然乃梦中所游之地。翁叹曰：“吾缘在是矣。”于是弃浔阳之居，筑室于京口之陸。巨木蔚然，水中峡中，停紫沓綠，环地之一偏者，目之梦溪。溪之上耸为邱，千木之花緣焉者，百花堆也。腹堆而庐其间者，之栖也。其西荫于花竹之间，翁之所憩壳轩也。轩之瞰，有阁俯于阡陌，巨木百寻拱其上者，花堆之阁也。

据堆之崩，集茅以舍者，岸老之堂也。背堂而俯于梦溪之顔者，苍峡之亭也。西花堆，有竹万个，环以激波者，竹坞也。度竹而南，介途滨河，锐而垣者，杏齋也。竹间之可燕者，萧萧堂也。荫竹之南，轩于水濫者，深斋也。封高而締，可以眺者，远亭也。居在城邑而荒芜，古木与豕鹿杂处。客有至者，皆擊颡而去。而翁独乐焉，渔于泉，舫于渊，俯仰于茂木美荫之间。所慕于古人者，陶潜、白居易、李白，谓之“三悦”，与之酬酢于心。目之所寓者，

園地的人，到老头我用30万贯钱买下，却不知道那园子在什么地方。又过了6年，老头我因商议边境战守的事而遭罪被贬职，就在浔阳的鬲斗洞建了一座房屋，打算在庐山作终身游逛。

元祐元年，我到京口，登上道人准备的那个园子，仿佛就是梦中游历的地方。老头我感叹道：“我的缘分就在这儿了。”于是放弃了浔阳的房屋，在京口的边缘盖了住所，这里高大的树木郁郁葱葱，水从峡谷中流出，回旋缭绕，围着那地方的一边，称它为梦溪，溪上高耸的地方是小山，许多开着花的树围在那里，是百花堆。百花堆的中央建的那房子，就是老头我栖身的地方。它的西边被花、竹遮盖的那一处，是老头我休息的壳轩。在轩上望去，可以看到一座小楼伏在田间小路边，高达百寻的大树在上空嗡嗡作响，是花堆阁。

靠着花堆崩塌的地方，铺着茅草的房子，是岸老堂。背对这堂而伏在梦溪前面的，是苍峡亭。西花堆有许多竹子，四周水波激荡，是竹坞。越过竹林往南，隔着道路靠着河，有低矮围墙的地方，是杏齋。竹林中可以娱乐的地方，是萧萧堂。竹林遮蔽的南边，在水边有长廊的，是深斋。又高大又坚固的土堆上，可以远眺的处所，是远亭。住在这城中却很荒凉，古树与野兽混在一起。到过这里的客人，都皱着眉头走了。但老头我偏偏喜爱呆在这里，在泉边钓鱼，在潭上划船，在这茂密的林木美好的树荫之中沉思默想。我仰慕的古人，是陶潜、白居易和李白，这叫做“三悦”，在心中与他们诗文赠答。我眼睛看到的，是琴、棋、禅、笔墨、丹青、茶、吟诗、叙谈、酒，这叫做“九客”。住了4

琴、棋、禅、墨、丹、茶、吟、谈、酒，谓之“九客”。居四年，而翁病；涉岁而益羸，溘槁木矣。岂翁将蜕于此乎？

年，而老头我却病了；过了一年，更加虚弱，接近朽木了。难道老头我要在这里死去？

卷 一

故 事 一

上亲郊郊庙，册文皆曰“恭荐岁事”。先景灵宫，谓之“朝献”；次太庙，谓之“朝飨”；末乃有事于南郊。予集《郊式》时，曾预讨论，常疑其次序，若先为尊，则效不应在庙后；若后为尊，则景灵宫不应在太庙之先。求共所从来，盖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地上帝，则百神皆预遣使祭告，唯太清宫、太庙则皇帝亲行。其册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宫、庙谓之“奏告”，余皆谓之“祭告”。惟有事于南郊，方为“正祠”。至天宝九载，乃下诏曰：“‘告’者，上告下之词。今后太清宫宜称‘朝献’，太庙称‘朝飨’。”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册文皆为“正祠”。

正衙法座，香木为之，加金饰，四足，堕角，其前小

皇上亲自祭祀天地神灵，祭文中都说“恭敬地献上每年的祭品”。先到景灵宫，叫做“朝献”；接着到太庙，叫做“朝飨”；最后才到南郊举行祭祀。我在编定祭祀制度时，曾参加讨论，老是怀疑它的次序，如果前面的为尊贵，那么祭天地就不应该在祭祖宗之后；如果后面的为尊贵，那么景灵宫就不应该在太庙的前面。探究这种次序的由来，大概也是有根据的。按照唐朝的老规矩，大凡祭祀上天，就都要预先派使者向各路神灵祭告，只有太清宫、太庙是由皇帝亲自去。那些祭文中的祝词都说“定于某月某日在某地祭祀，不敢不禀告”。到宫、庙祭祀叫做“奏告”，到别的地方叫做“祭告”。只有在南郊祭祀，才是“正祠”。到天宝九年，唐玄宗才颁布诏令说：“‘告’是上对下的用语。今后太清宫应该叫‘朝献’，太庙叫‘朝飨’。”从这时起就不用“奏告”的说法，祭文中都叫“正祠”了。

正式朝会听政的处所的正座，是香木制成的，加上贴金的装饰，四只脚，椭圆形的

偃，织藤冒之。每车驾出幸，则使老内臣马上抱之，曰“驾头”。辇后曲盖谓之“篾”。两扇夹心，通谓之“扇篾”。皆绣，亦有销金者，即古之华盖也。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銮殿皆在其间。应供奉之人，自学士已下，工伎群官司隶籍其间者，皆称翰林，如今之翰林医官、翰林待诏之类是也。唯翰林茶酒司止称“翰林司”，盖相承阙文。

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无宣召之礼，惟学士宣召。盖学士院在禁中，非内臣宣召，无因得入，故院门别设夏门，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学士院北廊者，为其在浴堂之南，便于应召。今学士初拜，自东华门入，至左承天门下马；待诏、院吏自左承天门双引至夏门。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学士，自东门入者，彼时学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东门赴召，非若今之东华门也。至如挽铃故事，亦缘其在禁中，虽学士院吏，亦止于玉堂门外，则其严密可知。如今学士院在外，与诸司无异，亦设铃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

学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亲幸。至今惟学士上日许正

角，它的前部略为后缩，用藤条编好盖上。每逢皇帝外出巡视，就派一个老太监坐在马上抱着它，叫做“驾头”。车后弯曲的篷叫做“篾”，两把扇子把它夹在当中，统称为“扇篾”，都绣了花纹，也有熔化金丝的，就是古时候的“华盖”。

唐朝的翰林院在皇宫中，是皇帝闲居的地方。玉堂殿、承明殿、金銮殿都在那里。充当侍候的人，从学士以下，列入名册的工匠、技艺一类的官员，都称为“翰林”，像如今的翰林医官、翰林待诏之类一样。唯有翰林茶酒司只称为“翰林司”，大概是依据不完整的文件。

唐朝的制度，从宰相往下，刚任命时都没有召见的礼节，只有学士才被召见。大概因为学士院在皇宫中，没有太监宣布召见就无缘进去，所以院门上又另设一道门，也是从那儿通往内宫的。另外，学士院的北门，正对着浴室的南边，便于听皇帝召见。现在的学士刚被任命时，从东华门进去，到左承天门下马等候命令；待诏、院吏从左承天门双双带领到阁门。这也是沿袭唐朝的旧制度。唐朝召见学士是从东门进去，那时学士院在西边边门，因此从翰林院东门去应召，不是像现在这样走东华门。至于像拉门铃的规矩，也是因为皇宫中，即使是学士院吏，也得停在玉堂殿门外，那它的严密也就可想而知了。如今学士院在宫外，同别的官署没有什么不同，也设了门铃拉绳，都是空摆着老样子罢了。

学士院玉堂，宋太宗曾经驾临过。到现在只有学士在每月初一才允许端坐在那里，

坐，他日皆不敢独坐。故事：堂中设视草台，每草制，则具衣冠据台而坐。今不复如此，但存空台而已。玉堂东承旨墨子窗格上有火然处。太宗尝夜幸玉堂，苏易简为学士，已寝，遽起，无烛具衣冠，宫嫔自窗格引烛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为玉堂一盛事。

东西头供奉官，本唐从官之名。自永徽以后，人主多居大明宫，别置从官，谓之“东头供奉官”。西内具员不废，则谓之“西头供奉官”。

唐制，两省供奉官东西相对立，谓之“蛾眉班”。国初，供奉班于百官前横列。王溥罢相为东官，一品班在供奉班之后，遂令供奉班依旧分立。庆历贾安公为中丞，以东西班对拜为非礼，复令横行。至今初叙班分立；百官班定，乃转班横行；参罢，复分立；百官班退，乃出。参用旧制也。

衣冠故事，多无著令，但相承为例。如学士舍人蹑履见丞相，往还用平状，扣阶乘马之类，皆用故事也。近岁多用靴筒。章子厚为学士日，因事论列，今则遂为著令矣。

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靴靴、有鞮鞢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

其他日子都不敢单独坐着。过去的规矩是：堂中设置了视草台，每当草拟诏令时，学士就穿戴整齐依台坐下。如今不再这样，只保存了一个空台罢了。玉堂东边承旨阁子的窗格上有火烧过的痕迹。那是宋太宗曾在夜间驾临玉堂，苏易简任学士，已经睡了，急忙起来，没有蜡烛照着穿衣戴帽，宫女便从窗格中伸过烛火照着他。到现在也没有想过要更换，把它作为玉堂的一件趣事。

东西头供奉官，原来是唐朝随从官的名称。从唐高宗永徽年间以后，皇帝大多住在大明宫，另外设置随从官，叫做“东头供奉官”。西头内宫原有的官员也不废除，就叫做“西头供奉官”。

唐朝的制度，两省供奉官东西相对站立，叫做“蛾眉班”。本朝初年，供奉官的排列在文武百官的前面横列。王溥免去宰相，做东宫一品官，排列在供奉班的后面，就让供奉班照旧分开站立。庆历年间，贾昌朝担任中丞，认为东西排列对拜是不合礼节的，又让他们横排。到现在，开始排班时分开站立；文武百官排列好后才调转行列横排；参拜完后分开站立；百官退朝后才退出。这是综合了过去的制度。

过去的制度对于服饰大多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相沿承袭形成惯例。例如学士舍人穿的鞋、拜见丞相、往来用一般的公文、上台阶、骑马之类，都用过去的规矩。近年来多用靴和笏板。章子厚担任学士时，就这些事论述，现在就已成为明文规定了。

汉人的服装，从北齐以来，就全部采用胡人的式样。浅红色或绿色的窄袖短衣，长筒皮靴，有挂着小铁环的腰带，这些都是胡人的装束。窄袖利于跑马射箭，短衣、长靴

长耨皆便于涉草。胡人乐茂草，常寝处其间，予使北时皆见之。虽王庭亦在深莽中。予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裤皆濡，唯胡人都无所沾。带衣所垂珠璆，盖欲佩带弓箭、幡帔、算囊、刀砺之类。自后虽去珠璆，而犹存其环，环所以衔珠璆，如马之藉根，即今之带铐也。天子必以十三环为节，唐武德贞观时犹尔。开元之后，虽仍旧俗，而稍褻博矣。然带钩尚穿带本为孔，本朝加顺折，茂人文也。

幞头一谓之“四脚”，乃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故亦谓之“折上巾”。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脚。晚唐方镇擅命，始僭用硬脚。本朝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凡五等。惟直脚贵贱通服之。又庶人所戴头巾，唐人亦谓之“四脚”，盖两脚系脑后，两脚系颌下，取其服劳不脱也。无事则反系于顶上。今人不复系颌下，两带遂为虚设。

唐中书指挥事谓之“堂帖子”，曾见唐人堂帖，宰相签押，格如今之堂签子也。

予及史馆检讨时，议枢密院签子问宣头所起。余按唐故事，中书舍人取堂语诏，皆

便于穿过草丛。胡人喜爱茂盛的草原，常居住在草原里，我出使北方时都见过。即使王宫也在深草中间。我到胡人宫廷时，雨刚停，走过草地，衣裤都湿了，但胡人的衣服都不会湿。他们衣带上所挂的小环，原来是要用来佩带弓箭、佩巾、笔砚袋和磨刀石之类物品的。自传入汉族地区后，虽然不佩带这些饰物了，但依然保存着小环，环是用来扣紧饰物的，像拴在牛马后部的皮带上的圈一样，这就是今天腰带上的装饰物。天子必定以13个环为度，唐代武德、贞观年间还是这样。从开元以后，虽然还沿用旧习俗，但规矩渐渐宽松了，然而皮带上的钩还是穿过皮带上的孔。当今朝代又在腰带上加了顺折，是用来显示主人的纹饰的。

幞头又叫“四脚”，就是四条带子。两条带子系在脑后垂下来，两条带子反上去系在头上，使它曲折附着在头顶，所以也叫“折上巾”。唐代的制度规定，只有君主才可以用硬脚幞头。晚唐时方镇专权，才超越本分用硬脚幞头。当今朝代的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共5等，只有直脚幞头是贵贱的人普遍使用的。此外，百姓所戴的头巾，唐代人也叫“四脚”，那是因为两条带子系在脑后，两条带子系在下巴底下，取它干活时不会脱落的意思。无事时就把两条带子反系在头顶上。现在的人不再把带子系在下巴底下了，那两条带子就成了摆设。

唐朝中书省管书写公文的事叫“堂帖子”。我曾见过唐朝人的堂帖，宰相签署，格式同现在呈报的“堂札子”一样。

我到史馆当检讨时，枢密院札子询问宣头的由来。我考查了唐朝的旧制度，中书舍人掌管诏书浩命，都要写成四份，其中一份

写四本：一本为底，一本为宣。此“宣”谓行出耳，未以名书也。晚唐枢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书，即谓之“宣”。中书承受，录之于籍，谓之“宣底”。今史馆中尚有故《宣底》二卷，如今之《圣语簿》也。梁朝初置崇仁院，专行密命。至后唐庄宗复枢密使，使郭崇韬、安重诲为之，始分领政事，不关由中书直行下者谓之“宣”，如中书之“敕”。小事则发头子，拟堂帖也。至今枢密院用宣及头子，本朝枢密院亦用答札子。但中书答札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参政以次向下；枢密院答札子，枢长押字在下，副贰以次向上；以此为别。头子唯给驿马之类用之。

百官于中书见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声唱一声“屈”，则趋而入。宰相揖及进茶，皆抗声赞喝，谓之“屈揖”。待制以上见，则言“请某官”，更不屈揖，临退仍进汤，皆于席南横设百官之位，升朝则坐，京官已下皆立。后殿引臣寮，则待制已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赞拜，不宣名，不舞蹈。中书略贵者，示与之抗也。上前则略微者，杀礼也。

唐制，丞郎拜官，即笏门

是底本，一份是宣。这个“宣”说的是对外颁布，没有把它作为诏书的名称。晚唐时枢密使从皇宫中接受圣旨，出来交给中书省，就称为“宣”。中书接到诏令后，抄录在簿册上，叫做“宣底”。如今史馆中还有过去的《宣底》2卷，与现在的《圣语簿》一样。后梁初年设立崇仁院，专门执行机密命令。到后唐庄宗时恢复枢密使的职务，派郭崇韬、安重诲担任，开始分别兼任政事，不经过中书省直接下达的诏令称为“宣”，比如中书的敕令。小事就颁布头子，草拟堂帖。到现在枢密院还用宣及头子。本朝枢密院也用札子。不过中书札子，宰相签署在上，副相和参政依次向下；枢密院的札子，枢密院的长官签署在下面，副职以下依次向上；以此作为区别。头子只是给驿马之类使用。

文武百官在中书省拜见宰相时，九卿以下的官员，等中书省的官吏高声叫一声“屈”时，就快步走进去。宰相作揖并进茶时，都高声赞颂，叫做“屈揖”。待制以上官员进见，就说“请某官”，不再屈揖，到退下时仍然进茶水，都在宰相座席的南面横向摆设百官的座位，上朝时就坐，京官以下都站立。后殿带领臣属时，对待制以上的官员，要宣布名字叩拜挥手；对普通官员只引导叩拜，不宣布名字，不挥手顿足。中节省对高贵官员就减省礼仪，表示与他同样高贵。在皇帝面前对低级官员就减省礼仪，这是礼仪衰微了。

唐朝的制度，副官、侍从被封官就要向